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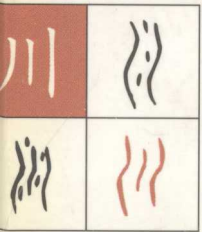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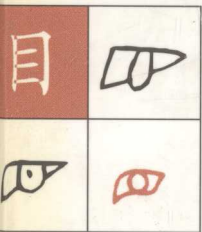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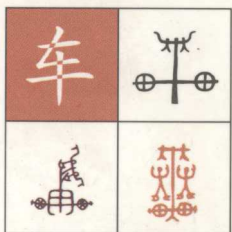
《说文》为天下第一种书。遍读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



(全译本)
文白对照

说文解字

主编 李恩江
贾玉民



中华名著百部

主编●赵志远 张鹏

顾问●马世之 李景文

文白
对照

说文解字

(东汉)许慎 著
李恩江 主编
贾玉民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责任编辑:阿布拉江·吐尔滨 徐培龄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名著百部/赵志远主编. —喀什: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 2002. 3

ISBN 7-5373-0981-7

I. 中… II. 赵… III. 古籍—汇编—中国 IV. Z12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8212 号

中华名著百部

主编 赵志远 张 鹏

喀什维吾尔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喀什市塔吾古孜路4号, 邮编 844000)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确山华洋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 1720 印张 38528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ISBN 7-5373-0981-7/I·260 定价:2580.00 元

如有印装问题,请直接同承印厂调换

中华名著百部编辑委员会

顾 问:马世之	李景文		
主 任:赵志远			
付主任:张 鹏	张作华	丁新虎	
委 员:张 伟	朱 昆	杨之林	龚 慧
高献荣	徐惠萍	沈央央	赵洪恩
陈中民	青 青	杜南里	高展鹏
郜大虎	李冬起	殷大德	袁春华
邢星之	孔令尚	高 清	张聚坤

《说文解字译述》编委会

顾	问	吉常宏	郭锡良
主	编	李恩江	贾玉民
编写成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李之亮	李恩江
		张玉枝	赵卓慧
		段书伟	贾玉民
		黄笑山	暴拯群

序

李恩江、贾玉民两同志主编的《说文解字译述》，对普及汉字知识，提高人们应用汉字的能力，向广大知识群众介绍《说文解字》这部不朽的古典字书，都将是具有莫大裨益的。

《说文解字》被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誉为“字书鼻祖”。自经清代诸多学者不懈地校勘其文字，发明其义例，疏通其说解，遂使此书大放异彩，成为承学之士家弦户诵的必备典籍。直到今天，凡是治传统语言学的人，仍须依靠它，利用它；就是研究上古的历史、观念形态、典章制度以及风俗习尚，也都是不可或缺的。

有清一代，自乾隆中期至宣统，在这大约一百五十年之间，研究《说文解字》竟成为一门专门学问，《说文》之学成为一时的显学。有关《说文解字》的论著，真可说是汗牛充栋，卓然成家者也大有人在，而最为人所称扬的则是段玉裁、桂馥、王筠和朱骏

声。这就是学者所说的清代《说文》四大家。他们凭借着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工力，用各自的方式方法，向《说文解字》作了新注入，而王筠除此而外，对普及《说文解字》，贡献尤多。

王筠著有《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都是为了“以便初学诵习”《说文解字》的。除了这两部巨著外，他还写了一部《文学蒙求》。这是取义《易·蒙》“童蒙求我”的。此书是通过字形分析让人认识汉字的，表面看像是适应蒙童识字需要的通俗课本，但它却包含了王筠许多有关文字的真知灼见。它虽不是为《说文解字》而作，但可看作是一本读《说文》的入门书。王筠这种孜孜矻矻普及文字知识的精神，是令人敬佩的，也是我们从事语言文字工作的人们应该很好地学习的。李恩江、贾玉民两同志和他们的朋友们，热情地编写这部《说文解字译述》，殆是要追步王筠这位先贤的。

我们今天要推广普及这部学术性极强的《说文解字》，比王筠那时的难度大多了。因为时代不同了，条件不同了，读者的知识结构不同了，要求也不同

了。

今天的读者读《说文解字》，首先遇到的困难是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其次是不易理解许慎“说解”中隐含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底蕴。所以我们想做《说文解字》的普及工作，既要破除语言文字上的障碍，又要让读者明了许慎“说解”之所以然，还要融会后贤时彦的研究成果，并补充新资料，以见前人的历史局限和不足，让读者获得正确的知识。只有这样，才谈得上是普及了《说文解字》。令人高兴的是，《说文解字译述》采取译、释、按三结合的方式，很好地把这些难题给解决了，达到了上述要求。我们不能不钦佩译述者们苦心孤诣的设计和执着追求的精神！

做普及工作不易，做古代学术专著的普及工作就更不易。《说文解字译述》这种尝试是值得肯定的。尽管其中也还有见仁见智之处，但应该说：这是一部把学术性和通俗性结合得很好的佳作。

恩江、玉民同志在编写本书之前，就同我讨论过他们的设想和计划。我是主张对《说文解字》作多层次、多方面的研究的，

所以很同意他们将《说文解字》向广大知识群众推广普及的做法。编写体例草成之后，曾寄我审阅，并给我看了试写样稿；校样出来之后，又让我看了部分清样，并让我写篇序。我作为此书编写的“知情人”，又是它的一个读者，这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了，所以拉拉杂杂地写了上边这些话。但愿读者朋友们能重视这部书。

吉常宏

1996年7月于山东大学

前 言

一、《说文解字》的巨大历史作用

《说文解字》一书,东汉许慎撰,是我国乃至全世界最古老的一部字典。

从学术门类方面说,其所论列,涉及到文字、音韵、训诂的方方面面,是我国传统的语文学亦即小学的主要支柱。重要性不亚于伞柄之于伞体、骨骼之于筋肉,具有高度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

从其所反映的知识内容的广度和深度看,作者自称为“万物咸睹,靡不兼载”^①,其子许冲《进书表》也称“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②,皆非过甚其辞,大体符合实际。可以说,构成汉时及其以前人的世界观的整个知识系统都浓缩于其中了。

这种知识的结构极大地影响于后世,一直到现在。清代王鸣盛称:“《说文》为天下第一种

书。遍读天下书,不读《说文》,犹不读也。但能通《说文》,余书皆未读,不可谓非通儒也。”^③所言未免过分,但能够约略揭示出《说文》同其他书的内在联系,亦不为未见。历代注疏之学,得益于《说文》者多多,因为《说文》是种就字形求本义的书,本义明,引申义或假借义才能明白^④。历代的工具书特别是字书,大抵是直接间接祖述《说文》,《说文》的发凡起例之功永不可磨。历代以研读《说文》蜚然成家、从而一通百通者也不知凡几。因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世界观具有极强的历史连续性,社会制度不变,世界观大体不变;即或改变,也不会是一刀切,总有个或扬或弃的过程;况且,世界观中自然科学等部分同社会制度并无直接联系;这样,《说文》与《说文》之学在文化史上的核心地位就是无可争议的了。

二、关于《说文解字》成书的时代背景及其作者

《说文》地位如此之高、成就如此之大,同其成书的时代背景和作者的学术修养与著述旨趣都有关系。

汉代,特别是东汉,在汉语

发展史上是个转折阶段,其前,主要是单音词的发展时期,其后,主要是复音词的发展时期⑤。其时,单音词已经发展到极至,复音词也有一定发展,词汇数量极其庞大。旧有的词随着词义的抽象化古今差异很大;新生的表示新事物、新概念的词极需注解;大量存在的同义词也极待辨析。这种情况促成了《尔雅》⑥及继《尔雅》之后的《方言》⑦、《释名》⑧、《通俗文》⑨等的著作,它们大都带有某一方面的总结的性质。而《说文》虽为字典,但字即是词⑩,从词汇的角度说,也约略集其大成,为诸书中的姣姣者。在汉字的发展史上,汉代又是一个由古文字向隶楷文字转变的关键时期。隶变开始于战国晚期,但其最后完成是在两汉。其时酿成轩然大波的今古文经学之争,其缘起就来自于儒家经典传本的文字形体不同,文字问题成了学术派别甚而政治集团斗争的导火索。在此情况下,弄清楚汉字隶变前后的状况及其具体的对应关系就成了当务之急。时势造英雄,谁能比较圆满地完成时代所赋予的中心任务,谁就能独领风骚。

许慎字叔重,汝南召陵县万岁里即今河南鄢城县许庄村人,生卒年月不详,大约生于明帝时,卒于桓帝时。《后汉书·儒林传》载其仕履为:“为郡功曹,举孝廉,再迁,除洨长。”除洨长是第二次升迁,其第一次升迁是被任命为太尉南阁祭酒。而沛郡洨县(地在今安徽固镇东)之长之职,许慎并未到任,即称病归里。可见,他的官运是并不如何地亨通的。也唯其命不达,方始成就了他的学问。《儒林传》称其“性淳笃,少博学经籍”;据说曾入选为当时通儒贾逵的门下弟子,到京师洛阳“从逵受古学”⑪,即学习古文经;贾逵之外,先后亦曾转益多师,结果虽是以古文经为主,但实际上是今古文经皆通习,“时人为之语曰:‘五经无双许叔重。’”⑫入仕后,又曾以太尉南阁祭酒的身分受诏到当时的皇家藏书处东观典校秘籍,这段经历对许慎提高学术水平,自然会有绝大助益。这一切,都为其著《说文》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而许慎之所以作《说文解字》,是因为他认为:“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

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⑬这种将记录语言的工具同所记录的言语、进而同社会意识形态等同起来的文字观本来是错误的,但唯其如此,却能促使他在说文解字时“博问通人,考之于逵”^⑭,有意识地将时人主要是古文经学派对各种问题的看法表述出来,有时超出说解字义的范围之外也在所不惜,目的是让读者“引而申之,以究万原”^⑮、“知化穷冥”^⑯。其中,今古文经学斗争的痕迹随处可见。故而,《说文解字》一书所囊括的内容就非寻常字典可比了。

三、译述《说文解字》的现实意义

现在看,《说文》的许多内容可能是错误的,或者已经过时了。不仅一些社会科学的内容反映的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观点,就是若干自然科学的命题也与客观现实相去甚远。但是,这些,对于文化古籍而言,是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我们必须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使是错误,也是一千八、九百年前的错误,仅此一点,就应该在文化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比如长沙马

王堆汉墓女尸的肠壁上,经检验有蛔虫卵,这件事情本身在寄生虫病史的研究上就很值得注意。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书中值得肯定之处占有绝对优势,特别是其以篆书等古文字为说解对象的工具书性质,使它不仅是弄懂其他相应古代文献的锁钥,也是学习更古的古文字的桥梁。文化都是具有传承性的,为了更好地批判继承旧文化、借以发展新文化,《说文解字》的研习不能不居于某种头等重要的地位,其效益辐射到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就是最初步的识字教学,如果掌握了《说文》的部首及其所阐示的六书理论,也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但是,由于历史的间隔以及此书当时就非为初学而作,文字略为艰深古奥,其精义非经专门学习难以领略。为此,我们方始发愿将此书全部用白话译述过来,以应时需。所谓译述,有别于通常的古文今译,它并不斤斤计较于文句的彼此对应,力争做到两点:一是在信息传递上不要译错了、译偏了、译多了、译少了;遇有因为文化背景的差异古今信息不能一一对应的情况,还

要妥为说明。二是吸收古今《说文》研究的成果,对原书的错误、缺点以及流传过程中的讹谬衍脱简要说明,有时对常用字的古今不同用法也要顺便指出。目的是帮助大家站在今天的高度充分全面地理解《说文》,借以促进基本文化素质的提高。

四、译述所据的底本

译述以中华书局 1963 年初版的《说文解字》为底本。

许慎的《说文解字》,创稿于和帝永元十二年即公元 100 年,至安帝建光元年即公元 121 年始命其子进上,历时二十二年之久,堪称精心用意之作。可是,后经数百年的辗转传写,错误遗脱,违本失真。

《说文》传至唐代,大历中李阳冰曾修正笔法,重加刊定,学者师慕,传习成风。但是,他不恪守许书之旧,“颇排斥许氏,自为臆说”^{①7},”以师心之见,破先儒之祖述”^{①8}。直至大徐本出,其书始微,今已亡佚无存。

宋太宗雍熙三年即公元 986 年,命徐铉等校定《说文解字》并付国子监雕板印刷,人称大徐本。前此,徐铉之弟徐锴亦攻《说文》之学,作《说文解字系

传》,凡四十卷,后亦刊布世间,人称小徐本。二徐本出,其他传本皆亡佚。今日所见之唐写本《说文》残卷仅有两种,一为木部残本,共六纸,存一百八十八字,将近全书五十分之一;二为口部残简,共两件,一为日人平子尚氏所藏,存四字,一为日人某氏所藏,存六行,十二字^{①9}。

大徐本较《说文》原书,增改之处有五:一是改易分卷。许慎原书十四篇,又叙目一篇;许冲进上时,篇自为卷,称十五卷。徐铉以其篇帙繁重,每卷又各分上、下,为三十卷;其最末一卷附有许冲《进书表》、《汉安帝诏》,刊行时又将徐铉等《上新修字义表》、《进新校定〈说文解字〉状》和《中书门下省关于刻印新校定〈说文解字〉牒》附后。二是增加标目于全书之首。三是根据孙愐《唐韵》加注反切于每字之下。四是增加注释,以补说解之所未备;遇有时俗讹变之体亦予以说明。凡所增注,皆题“臣铉等曰”为别;间引他人之说,亦各署姓名。五是增加新附字。凡经典相承传写及时俗要用之字而《说文》原书不载者,皆补录于每部之末,别题曰“新附字”以示区

别。

徐锴于《说文解字系传》之外,曾依《切韵》著《说文韵谱》五卷,徐铉亦曾为之增益。南宋时李焘以徐氏旧谱为本,参取《集韵》次第,起东终甲,作《说文解字五音韵谱》三十卷。此种编排虽便翻检,但许慎据形系联之始一终亥的原次序却被打乱了。李焘本流传甚广,元明两代学者所见多为此本,而大、小徐本却流传甚希。直到晚明,常熟毛晋、毛扆父子依宋刻始一终亥之小字大徐本改大字雕板印行,许书原来之部次始为人所知^②。

其后,大徐本之《说文解字》的版本甚多。清嘉庆十四年即公元1809年孙星衍之覆刻宋本,世称精善。同治十二年即1837年番禺陈昌治又据孙本改刻为一篆一行本,以许书原文为大字,徐铉等校注者为双行小字,每部之后的新附字则低一格,眉清目朗,开卷了然。

中华书局本就是据陈本并两页为一页而缩印的,且于每篆之首增加楷体,书末附部首、正文、别体字三种检字索引,皆以楷书笔划为次。

五、译述体例和格式

译述本分原文和译述两部分。原文部分大抵一仍中华书局本之旧。其所不同者是:

一、在每篆之后加注汉语拼音字母注音。所注音,为现代汉语的读音,并非徐铉所附《唐韵》的反切之音,中古之后,一些字读音或有变化。为了读音统一,一般转录《汉语大字典》所注,不再擅自构拟。遇有齟齬难定之处,参考《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汉语大词典》等工具书,择善而从。自行拟音者,为极个别例外。

二、除楷体字头、形符字、声符字仍旧之外,其他字如果有相应简体尽量采用现行规范简体字。

三、改徐铉等校注部分为大字单行,前后用圆括号隔开,不再采用双行小字的形式。

四、徐铉等新附之字部分的书写格式改同许书,不再采用篆书低一格、说解用双行小字的方法。

五、删去中华书局本《前言》及所附孙星衍《重刊宋本〈说文〉序》、陈昌治《〈说文〉校字记》与《新刊〈说文〉跋》。

六、略去三十卷每卷尾部标

题及卷首标题下的“汉太尉祭酒许慎记,宋右散骑常侍徐铉等校定”的字样。

七、中华书局本的“正文检字”仅以笔画编排,在某一笔画内往往单字甚多,检索不便。现据陈祥民主编的《说文解字今读与通检》的“笔画检字”重新编排,在同一笔画内又依第一、二笔笔形排列,以便于读者检索。考虑到大多数青年读者不熟悉繁体字的实际情况,书末还附有汉字《简化字总表》,读者可据以查检某简化字的繁体,再由“笔画检字”查阅正文。

译述部分分两类,一类是“叙”、“表”类,一类是正文。“叙”“表”类指最后两卷,即十五卷的上、下,其译述的方式和一般的古文今译相同,大体是分节抄录原文、分节翻译并进行注释。因为牵涉的问题较多,个别地方或有所变通,注释或许较为繁多。

前二十八卷为正文。正文的译述分说解译述、重文考释和酌加按语三种形式。说解译述接于原文每篆说解及徐铉等所加反切之后,另起一行,前加一【译】以为标志。遇有有重文的

情况,原文要独立为一行抄录,重文考释即紧接原文后,前加一【释】以为标志。如果需加按语,则在最后另起一行,前加一【按】以为标志。

说解译述是对许慎说解的今译和解说。按照许慎说解的层次,先后包括诠释字义、分析字形、讨论书证等内容。诠释字义力争与字形分析密合,如果说解之义非其本义,则尽量指出字的本义,并标明彼此的衍生或假借关系;如果古籍中常用义与说解中字义迥隔,或者为其某种引申义,有时字形也有所变化,则要视情况而定尽量说明;如果字义变化牵涉到古今具体文化背景的不同,也予以扼要介绍。分析字形首先要判明其为象形、为指事、为会意,还是为形声;其次要进一步说明其得义之由,合体字还要弄清楚其各部的功能。讨论书证则要在核对原文的基础上指明其具体出处;遇有与今本不同之处也要揭示,所谓今本即今存通行传本,儒经以《十三经注疏》为准;书证引文一般不译,但要指出书证中字义和说解中字义的异同,相异者还要说清楚是属于词义的引申还是用字

的假借。

重文考释重在借助古文字材料及其研究成果,解释其结构状况。对于形体讹误者,尽量考证其源流。个别误收者也要妥为说明。

按语的有无、长短,视是否必要而定。如果内容无多,则尽量归并到上述两项内,以节省篇幅。其内容有三:一是订补原文。大徐本往往刊落“声”字,将形声字、会意兼形声字视为会意字,其他文字漏落错讹的情况也往往而有,前人做过很多校勘的工作,今当据以订补。凡所订补,皆出书证或正误者姓名。二是改正错误。由于时代局限,今天看许氏原文不论字义内容还是字形分析都不免有误。而说解译述部分重在沿着许慎的思路说明一切,无暇及此;按语则要按照现代人的标准进行审视,古文字研究和古汉语词汇研究的丰硕成果是取资借鉴的基础。三是常用汉字用法考辨。对于古义失而今以引申义或假借义行者、古义存而今用借字者、古时本义引申义今并存而字形有所孳乳者,都要注明。所谓古义、引申义、假借义以原文涉及

者为限。遇有字形简化者也注出而今规范简化字。当然,明乎此并不能全面掌握现行常用汉字的用法,欲知其详,请参看李恩江编《常用汉字解辨组词字典》^①。

为使印刷,译述中一律不出其他古文字字形,确有必要,即采用比况法;欲识其形者可查相应古文字字典。书末附有参考书目表。为节省篇幅,引用他人成果,只标出最初发明人姓名,一般不注具体出处,也不照录原文;欲知其详者可查原文,书末附有引书表。

六、编写分工及经过

此书的编写采用主编统摄下的分工协作制度。主编负责确定题目、聘请顾问、组织人力、商定体例、审定初稿、撰写前言、编制索引和参考引用书目表以及清样的最后校对。顾问负责就编写的原则和规划提出指导性意见。编写者负责初稿的编写和清校的初校。

主编:李恩江、贾玉民。二人密切配合,凡事协商解决。在具体工作中,李恩江负责制定体例及译述中的知识、技术问题的处理,贾玉民偏重于负责编写工

作的组织、协调。

编写者及其分管的卷次为：

第一卷上、下，李恩江。

第二卷上、下，李恩江。

第三卷上、下，李恩江。

第四卷上、下，暴拯群。

第五卷上、下，段书伟。

第六卷上、下，黄笑山。

第七卷上、下，李恩江。

第八卷上、下，李恩江。

第九卷上、下，贾玉民。

第十卷上，贾玉民；下，赵卓慧。

第十一卷上、下，张玉枝。

第十二卷上、下，李之亮。

第十三卷上、下，李之亮。

第十四卷上、下，李恩江。

第十五卷上、下，李恩江。

全部初稿由李恩江审订，贾玉民在文字上作了润色。在具体问题的处理上，由于大家专工非一，渊源或异，认识难免有不尽一致之处，皆由审稿人根据己意决定去取，有时进行订正或补充。

情样的校对工作分工是，前三校由编写者各自负责，后二校由主编负责。

前言由李恩江撰写，索引由贾玉民编制，参考、引用书目表

由李恩江编制。

由于《说文》本身学术性极强，比较艰深，我们的知识水平不高，《译述》中错误不足之处自所难免。敬请方家和读者指正。

在编写过程中，两位顾问山东大学教授吉常宏师和北京大学教授郭锡良师于百忙之中随时指导，吉常宏师还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中原农民出版社责任编辑高修俊先生在选题和出版立项上出了大力，在具体编写过程中又及时关注，给予帮助。这些，我们都铭感于心。借此机会，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注释

①⑬⑮⑯引自《说文解字·叙》，亦称《叙目》。

②⑪⑭引自许冲《进〈说文〉表》。

③引自《〈说文解字〉正义·序》。

④对于汉语汉字而言，字本义约略相当于词本义。因为汉语上古以单音节词占优势，汉字的创造大抵以词为本位。词本义是文献中所表现的词的最早的意义。有了字才

有文献,而汉字之创造大体是选取当时词义较为具体的义项为表义对象,这较为具体的义项大抵是诸义项中最古的。所以,字本义相当于词本义,有时甚至早于文献中的初义。引申义由本义引申而来,二者皆属于语言范畴。假借义是在文字用为假借字时对其意义的通俗叫法,它同字本义及字形没有关系。

⑤参看拙文《略论汉语词汇的辩证发展》,载于河南省语言学会《汉语论丛》第二辑。

⑥《尔雅》由秦汉间学者缀辑周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它对于词的古义和同义词,都较注意。

⑦西汉末年扬雄撰。

⑧东汉末年刘熙撰。

⑨东汉末年服虔撰,是种解释俗字、俚语的专著。后亡佚。段书伟编有《通俗文辑校》。

⑩字词不分,以字为词或视词为字是汉族人的习惯。

所以产生这种错觉,一方面是因为上古汉语字是记词的,词又是以单音节为常,行文中一个词一般要用一个字表示,词字对应,培养起人们以词为字的错觉。后来尽管随着词汇的复音化汉字由记词变成记词素,但词素也是词义单位,这种认识迄无改变。另一方面是因为汉字的表义性质,解析字形,探讨其本义,联系文献中用法是传统语文学词汇研究的基本方法,这种情况也诱导人以字为词。参见④。

⑫引自《后汉书·儒林传·许慎》。

⑬⑭引自徐铉等《上新修字义表》。

⑮参见周祖谋《唐本〈说文〉与〈说文〉旧音》,载于《问学集》下册。

⑯参见周祖谋《〈说文解字〉之宋刻本》,载于《问学集》下册。

⑰此书近期将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

《说文解字》笔画检字

说 明

一、“笔画检字”收入《说文》中全部单字，对每个篆文字目下所附的籀文、古文、奇字、俗字、或体等重文，均依其形楷化，然后按其笔画分归相应的笔画类中。画数一律按旧字形，如“辵”部均作“辵”，四画；“户”“言”按“一”起笔，“丩”按“一”起五画等。

二、单字按笔画多少排列。同画数内单字少的按第一笔，单字多的按第一、二笔的笔形为序。笔形顺序为“一、丨、丿、丶、㇀”。画数和第一、二笔笔形相同的字，按其在《说文》中的顺序排列。

三、单字的第一、二笔为“一、丨、丿、丶、㇀”以外的笔形，作如下处理：①“㇀”作横，但如与“丶”相连则作“丶”。②“㇀”作“丶”

四、本“检字”参考了陈祥民主编的《说文解字今读与通检》中的“笔画检字”。